為人上宰相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為人上宰相書
作者：白居易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674》和《白氏長慶集/卷044》

二月十九日，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，書曰：古人云：「以水投石，至難也。」某以為未甚難也。以卑千尊，以賤合貴，斯為難矣。何者？夫尊貴人之心，堅也強也不轉也，甚於石焉；卑賤人之心，柔也弱也自下也，甚於水焉。則合之難也，豈不甚於水投石哉？然則自古及今，往往有合者，又何哉？此蓋以心遇心，以道濟道故也。苟心相見，道相通，則水反為石，石反為水。則其合之易也，又甚乎以石投水焉。何者？石之投水也，猶觸之有聲，受之有波；心道之相得也，則貴者不知其貴也，賤者不知其賤也，當其冥同訢合之際，但吻然而已矣。其合之易也，豈不甚於石投水哉？噫！厥道廢墜，不行於代久矣，故貴者自貴耳，賤者自賤耳，維同心同道，不求相合也。今某之心，與相公之心，愚智不侔也。今某之道，與相公之道，畜不倫也。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，如石焉，如水焉。而欲強至難為至易，無乃不可乎？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，抑有由也。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，當具瞻之初，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，自相公始也，通天下貴賤之道，自某始也。不然者，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？伏望少留聽而畢辭焉，幸甚幸甚。

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，雖古君臣道合者，無以加也。然竟不與大位，不授大權，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？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，亦古未有也，蓋先皇所以輒以知人之明、用賢之功、致理之德，以留賜今上也，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。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，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，推此二者，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。斯則先皇知遇之恩，貽燕之念，今上速用之旨，倚賴之誠，相公寵擢之榮，托寄之重，自國朝以來，三者兼之，甚鮮矣。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，得食不暇飽，得寢不暇安，行則　　一作「悚」然，居則惕然，思所以答先皇之知，副今上之用，允天下之望哉，某竊以為必然矣。況今主上肇撫蒼生，初嗣洪業，雖物不改舊，而令宜布新。是以百辟

傾心，慺慺然以待主上之政也；萬姓注目，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；四夷側耳，禺禺然以聽主上之風也。豈直若此而已哉？蓋待其政者，勤惰邪正系其中焉；望其令者，憂喜親疏生其中焉；聽其風者，畏侮動靜出其中焉。而將來理亂之根，安危之源，盡在於三者之中矣。如此，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，緝熙其令，宣和其風乎？

然則匡輔、緝熙、宣和之道，某雖不敏，嘗聞於師焉。曰天子之耳，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；天子之目，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；天子之心識，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。宰相之耳，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；宰相之目，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；宰相之心識，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啟發聖神也。然則下取在下耳目心識，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，此宰相之本職也，而為匡輔、緝熙、宣和之道也。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，兩目視之，一心思之，則朝廷之得失，豈盡知見乎？必不盡也。而況於天下之得失乎？宰相之耳目得聰明乎？必未也。而況於上以為天子聰明聖神乎？然則天下聰明心識，取之豈無其道耶？必有也。在乎知與不知，行與不行耳！

噫！自開元以來，斯道浸衰，鮮能行者。自貞元以來，斯道浸微，鮮能知者。豈惟不知乎？不行乎？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。何也？古者宰相以危言、危行、扶危持顛為心，今則敏行、遜言、全身遠害而已矣；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，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；古者宰相以開卜為名，今則鎖其第門而已矣。致使天下之聰明，盡委棄於草木中焉；天下之心識，盡沈沒於泥土間焉。則天下聰明心識，萬分之中，宰相何嘗讓其一分哉？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，歲彌久而愧彌深，至乃上負主恩，下斂人怨，行止寢食，自有慚色者，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？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易其轍乎？

是以聰明損於上，則正直銷於下，畏忌慎默之道長，公議忠讜之路塞，朝無敢言之士，庭無執咎之臣，自國及家，浸以成弊。故父訓其子曰：「無介直以立仇敵。」兄教其弟曰：「無方正以賈悔尤。」先達者用以養身，後進者資而取仕，日引月長，熾然成風。識者腹非而不言，愚者心競而是效，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，有耳者如聾也，有口者如含鋒刃也。如此，則上之得失，下之利病，雖欲匡救，何由知之？嗟乎！自古以來，斯道之弊，恐未甚於今日也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變其風乎？

是以慎忌積於中，則政事廢於表，因循苟且之心作，強毅久大之性虧，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，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。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，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，欲望惡者懲，善者勸，或恐難矣。古之善為宰相者，豈久賢而用之乎？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？蓋在於秉鈞軸之樞，握刀尺之要，劃邪為正，削觚為圓，能使善之必遷，不

謂善之盡有，能使惡之必改，不謂惡之盡無。成此功者無他，懲勸之所致耳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提其綱，使群目皆自張乎？

是以懲勸息於此，則賢能乏於彼，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，臺省空而不知所求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於百執事者，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，閑散者咸備其官，或曰：「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。」嗟呼！徒知難其人而闕之，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；徒知重其祿而愛之，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。損益利害，豈不明哉？古之善為宰相者，虛其懷，直其氣，苟有舉一賢者，必從而索之，苟有薦一善者，必隨而用之，然後明察否臧，精考真偽，得人者行進賢之賞，謬舉者坐不當之辜，自然審輪轅以相求，謹關梁以相保，故才無乏用，國無廢官。豈可疑所舉之未精，而反失其善；重所仕而不苟，而反廢其官？與其廢官，寧其虛授；與其失善，寧其謬升。但在乎明核是非，必行賞罰，則謬升虛授，當自辨焉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思振其領，使眾髦皆舉乎？

是以庶政闕於內，則庶事斁於外，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，天下之士馬日滋，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，托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，計數之吏日進，聚斂之法日興，田疇不辟而麥禾之賦日增，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，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，奸濫日生，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，侵削日甚。舉一知十，可勝言哉！況今方域未甚安，邊陲未甚靜，水旱之災不戒，兵戎之動無期。然則為宰相者，得不圖將來之安，補既往之敗乎？

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，夫豈無最遠之見乎？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，夫豈無最長之策乎？策之最長者，見之最遠者，在相公鑒而取之，誠而行之而已。取之也，行之也，今其時乎？

時之為用大矣哉！古者聖賢，有其才無其位，不能行其道也；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，亦不能行其道也；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，然後能行其道焉。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，論風化澆淳之源，明天人交感之道，陳兵災救療之術，可謂有其才矣。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：「其代予言，允屬良弼。必能形四方之風，成天下之務。」可謂有其時矣。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，則行道由己，而由道乎哉？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，故聖賢甚惜焉。方今拭天下之目，以觀主上之作為也；側天下之耳，以聽相公之舉措也。如此，則相公出一言，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；主上發一令，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。蓋主上輯百辟、和萬姓、服四夷之時，在於此時矣；相公充人望、代天工、報國之恩，正在於今日矣。

或者曰：「君臣之道至大也，可以漸合，不可以速合也；天下之化至大也，可以漸行，不可以速行也；賢人之事業至大也，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。」某以為殆不然矣，夫時之變、事之宜，其間不容息也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，故時未至，聖賢不進而求，時既來，聖賢不退而讓，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，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。嗟乎！或者徒知漸合其道，而不知啟沃之時失於漸中矣；徒知漸行其化，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；徒知枉尺而直尋，而不知易失於時，則難生於漸中，雖枉尋不能直尺矣。近者宰相道不行，化不成，事業不光明，率由乎有志於漸中矣。請以前事明之。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：「善人為邦百年，然後能勝殘去殺，當今大亂之後，將求致理，寧可造次而望乎？」魏文貞曰：「不然。夫亂後易理，猶饑人易食也。若聖哲施化，人應如響，期月而可，信不為難。三年成功，猶謂其晚。」太宗深納其言。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：「不可。三代以後，人漸澆訛，皆欲理而不能，豈能理而不欲？魏徵書生，不識時務，信其虛說，必亂國家。」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，力行不倦，三數年間，天下大安，戎狄內附。太宗曰：「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。」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效也。況今日之天下，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？相公之事業，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？在於疾行而已矣。所以主上踐阼未及十日，而寵命加於相公者，惜國家之時也。相公受命未及十日，而某獻於執事者，惜相公之時也。夫欲行大道樹大功，貴其速也，蓋明年不如今年，明日不如今日矣。故孔子曰：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。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，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。

抑又聞濟時者道也，行道者權也，扶權者寵也，故得其位，不可一日無其權，得其權，不可一日無其寵，然則取權有術也，求寵有方也，蓋竭其力以舉職，而權必自歸，忘其身以徇公，而寵必自至，權歸寵至，然後能行其道焉。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。

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，然後良驥可得也；不棄狂夫之言者，然後嘉謨可聞也。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，俯而取之，苟荅言之中有可采者，俯而采之，則知之者必曰：「如某之見，猶且不棄，況愈於某之徒歟？」則天下通情達識之士，得不比肩而至乎？聞之者必曰：「如某之言，猶且不棄，況愈於某之徒歟？」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，得不繼踵而來乎？伏惟相公試垂意焉，則天下之士幸甚。

某游長安，僅十年矣，足不踐相公之門，目不識相公之面，名不聞相公之耳。相公視某何為者哉？豈非介者耶？狷者耶？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，又何為哉？實不自揆，欲以區區之聞見，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，又欲以濟天下憔悴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。相公以為何如？何如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